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十

奏議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



實不可明而契丹之疆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
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
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
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
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
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
姓徐戢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
者僧壽介繼常賴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齋義
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齋義
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黎臣已指揮本州送

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
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
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
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齋
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
蓋爲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
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闊黎爲名因獻
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
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奉表止
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爲

此苟簡之禮以十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戢者甚衆訪聞徐戢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彫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旣成公然於海舶載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

國奸細何所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
是徐戬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卽當
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民猾商
次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齋金塔
祝壽臣以爲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
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
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
是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餽也臣已一面
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

東坡全集卷之三
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
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
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
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
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
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齋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
闍黎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
天手下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奠本
非國事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

致奠之外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船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歸國更不差人船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辦歸裝不得廣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上免朝廷帑廩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閣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勘會浙西七州軍冬

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斛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飢者兩浙水鄉種麥絕少來歲之熟指秋爲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飢饉盜賊之憂本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擘畫準備外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碩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剗刷變轉不行官吏急於趕辦務在免責催迫賦

租督促欠負鈐束私酒漏稅之類必倍於平
日飢貧之民無路逃死必將聚爲盜賊又緣
上供額斛數目至廣都無有備見今逐州廣
行收糴指揮嚴緊官吏不免遮攔米穀添價
貴糴以此斛斗湧貴小民乏食欲望聖慈愍
此一方遭罹廕寧中饑疫人死大半至今城
市寂寥少欠官私逋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
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溝壑今來亦不敢望
朝廷別賜錢米但祇寬得轉運司上供年額
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日受

賜矣乞出自宸斷來年本路上解錢斛且起
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俟豐熟日分作二年
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稍獲通濟
又恐官吏爲見明年既得寬減僥倖替移更
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填年額乞特賜指
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其所催
到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斗及省倉軍糧又糴
封椿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趁辦爭
奪相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聖慈速賜勘會

如在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卽令提轉疾速
契勘逐州如省倉不闕軍糧常平糴散有備
外更不得收糴所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
所

一兩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
絹絲綿入市莫有顧者質庫人戶往往晝閉
若得官錢三二十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
乞指揮提轉令將合發上供錢散在諸州稅
戶令買金銀紬絹充年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奸民結爲羣黨興販私鹽急則爲

盜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爲仁政然結集興
販猶未甚衰深恐饑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
羣黨愈衆或爲深患欲乞朝廷指揮盜賊情
理重者及私鹽結聚羣黨皆許申鈐轄司權
於法外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奸慝
有所畏肅

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饑饉是時米斗二
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斗已及
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聖哀
憐早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

速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祐改法臣忝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見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第二等以上人戶歲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穀帛愈輕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爲下等請以熙寧以前第一第二等戶逐路逐州都數而較之元豐之末則多少相絕較然可知此雇役之法害

上戶者一也第四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
丁無所陪備而雇役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
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
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爲
游手聚爲盜賊當時議者亦欲蠲免此等而戶數
至廣積少成多役錢待此而足若皆蠲免則所喪
大半雇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害下戶者二也
今改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獨有第三等
人戶方雇役時每戶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而
今應一役爲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替當費

七十餘千而休閑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
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
可知也而况農民在官貪吏狡胥恣爲蠶食其費
又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戶者
一也今之議者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
偏詞過論也臣愚以謂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
役以代中等人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
可久行者但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合役
空閑人戶不及三番處許以六色錢雇州手分散
從官承符人此法未爲允當何者百姓出錢本爲

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許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等人戶之勞法不簡徑使奸吏小人得以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雇役皆不應法錢塘仁和富實縣分則皆雇人新城昌化最爲貧薄反不得雇蓋轉運司特於法外創立式樣令諸縣不得將逐等人戶各別比較須得將上三等人戶 都數通比其貧下縣分第一第二等人戶例皆稀少至第三等則戶數猥富以此漲起人戶皆及三番然第二等戶豈可承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三等乃俗吏之巧薄非朝廷立

法之本意也臣方一商改正施行次旋准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又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卽以助役錢支募此法旣下吏民相顧皆所未曉其餘繚繞不通又恐甚於前三番之法前史稱蕭何爲法講若畫一蓋謂簡徑易曉雖山邑小吏窮鄉野人皆能別白遵守然後爲不刊之法也臣身爲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具前件條貫不便事狀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左